



在資源匱乏中被期待的死亡——《楢山節考》對現代長照與安樂死的提醒

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研究所碩二 蕭淑玲同學

近幾年，關於「安樂死」與「尊嚴死」合法化的議題在社會上吵得沸沸揚揚。支持者高舉「自主權」的大旗，認為人有權決定自己的終點；而反對者則憂心忡忡，深怕潘朵拉的盒子一旦被打開，將引發不可逆的道德崩壞。在這場激烈的辯論聲浪中，我不禁想起了1983年由日本導演今村昌平執導的經典電影——《楢山節考》。

當我們在討論法案細節時，往往忽略了人性中最幽暗的角落：在極端的生存壓力下，所謂的「自願」，真的純粹嗎？如果安樂死法案通過，我們是否會不知不覺的滑向那個名為「楢山」的殘酷世界？那些孤老、貧困、無助的弱勢族群，會不會在社會氛圍與經濟重擔的暗示下，像電影中的老人一樣，被迫「懂事」的選擇自我了斷？每每想到這不免令人深感憂慮。帶著這份沉重的憂慮重看《楢山節考》，那種難過已不再僅僅是為了劇中人流淚，更是一種對未來的恐懼。

這部獲得坎城金棕櫚獎的傑作，講述了一個被貧窮壟罩的日本深山村落，這裡有一條不成文的鐵律：老人到了七十歲，就必須由長子背上楢

山，美其名稱「參拜神靈」，實則是將老人遺棄在山頂凍餓而死，以節省糧食延續家族血脈。

一、被製造的「自願」：阿玲婆婆的斷齒之痛

電影中最讓我心驚肉跳的，並非最後的上山儀式，而是主角阿玲婆婆（阪本壽美子 飾）為了讓自己看起來「該死」而做出的瘋狂舉動—撞斷自己的牙。

六十九歲的阿玲婆婆身體硬朗，甚至還有一口結實的好牙，但在那充斥著貧困與飢餓的時代，健康不是福氣，而是一種罪過，健康的身體意味著還要消耗糧食，以及跟子孫輩爭食。村裡的閒言碎語，孫子嘲笑她是「鬼婆婆」……這一切都在對她進行著無聲的催促。

為了讓兒子辰平能夠沒有負擔地送她上山，為了向村民證明自己不再是「只會吃飯的米蟲」，阿玲婆婆跪在石臼前，猛地將自己的臉撞了上去，那一撞伴隨著鮮血與斷裂的牙齒，是整部電影最暴力的片段。此時，她卻咧著滿嘴鮮血的嘴笑了，向大家展示：「看，我老了，我不中用了。」心想，這不正是我們最擔心的「滑坡效應」嗎？阿玲婆婆是「自願」撞斷牙齒的嗎？是「自願」上山的嗎？表面上是，但在那種集體生存焦慮的逼迫下，她根本沒有「不自願」的權利，她的「自願」，是被環境、貧窮和對子女的愛所綁架的結果。

這也讓我聯想到現今社會所關注的議題—安樂死，如果安樂死合法化，那些身患慢性病、經濟拮据、不想拖累子女的老人，會不會也像阿玲婆婆一樣，為了減輕家人的負擔，而「自願」簽下那一紙同意書？屆時，社會是否也會像那些冷漠的村民一樣，讚許那些老人的「識大體」？

二、生存的叢林法則：當人退化為獸

導演今村昌平在片中穿插了大量動物交配與捕食的鏡頭：蛇吞老鼠、螳螂捕蟬……。他透過他的鏡頭告訴我們，這個村子遵循的是赤裸裸的叢林法則，鄰居一家因為偷竊糧食，全家被村民活埋，在生存當道下，道德被剝離，人與獸並無差別。而在這樣的環境裡，阿玲婆婆的人性光輝顯得如此耀眼，卻也如此的悲哀，她不僅安排了自己的死期，還在臨走前為兒子找了續弦，教媳婦抓魚，維持生計，她像是一位即將遠行的管家，鉅細靡遺打點好一切，唯獨沒有考慮過她自己。

看著劇中主角如此冷靜地籌備自己的死亡，讓我感到一種深深的無力感，在貧困與匱乏面前，尊嚴竟然只能透過「自我毀滅」來實現，這不禁讓人反思，我們現在所追求的「尊嚴死」，其背後的基礎是否足夠穩固？如果社會福利制度不夠完善，如果長照資源依舊匱乏，那麼這些所謂的「尊嚴」，會不會變成窮人唯一的解脫？

三、無聲的共謀：那條漫長的上山路

電影後半段，辰平揹著母親上山，這段路漫長、崎嶇，且充滿了死寂，母子倆嚴守著「不准說話」的約定，這彷彿是一種隱喻：在這個殘酷

的體制下，每個人都是沉默的共謀者。辰平內心痛苦，他不捨得母親，但在村落集體的壓力下，他無力反抗，他越是猶豫，阿玲婆婆越是堅定，到了山頂，看見遍地白骨和盤旋的烏鴉，阿玲婆婆平靜的盤腿而坐，並揮手趕兒子走。這時，天空飄起了大雪，辰平激動地大喊：「媽媽！下雪了！我們的運氣真好啊！」這段話讓我疑惑許久，其實應該是令我百感交集，在傳說中，下雪是神靈接納的吉兆，但卻只是能讓老人凍死得快一點。兒子這句「運氣真好」，包含了多少無奈與心酸？他只能用這種迷信的說法來麻痺自己，來合理化這場棄老的悲劇。

結語：警惕現代版的「楸山」

電影最後，辰平回到家，媳婦穿上了阿玲婆婆留下的棉襖，一家人圍著火堆吃飯，新生命仰賴著前人的犧牲繼續運轉，彷彿一切理所當然。

《楸山節考》之所以讓我感到悲傷與恐懼，是因為它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真相：當資源匱乏到一定程度，又或者當社會價值觀極度扭曲時，拋棄弱者就會變成一種「道德」，在討論安樂死議題的當下，這部電影正是一面最清晰的鏡子，我們必須警惕，不要讓我們的社會成為現代版的「楸山」。如果我們無法為弱勢者提供足夠的生存支持，無法讓老人在病痛中依然感到被愛與被需要，那麼安樂死的選項，就很可能變成阿玲婆婆那口斷裂的牙齒，一種帶著血淚的、被迫的「慈悲」。

看完這部電影，窗外的陽光依舊，但我心裡卻下著一場大雪，那場雪，覆蓋了阿玲婆婆，也警示著我們：千萬不要讓我們的社會，變成另一座寒冷的楸山。